



陳民耿著

地緣政治學

華岡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陳民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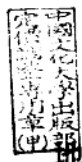
地緣政治學

華岡出版有限公司印行

Professional Agent for Chinese Books in Taiwan
LONGWIND PUBLICATIONS CO., LTD
P.O. BOX 96-477
Taipei, 10663 Taiwan, R.O.C.

翻不 所版
印許 有權

中華民國四十五年五月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五年十月三版



緣政治學（全一冊）

88.

定價：每本新台幣廿元整

編輯者：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著作者：陳民耿

出版者：華岡出版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台業字第一〇八二號

發行者：華岡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陽明山華岡于正路一號

電話：八六一〇九二三

郵撥：一〇一四二五號帳戶

門市部：華岡書城

地址：台北市農安街三十五號之一

電話：五四一八四五

印刷者：華岡印刷廠

前言

地緣政治學可稱爲國家生物學，乃把國家當作有機體去研究。所謂有機體可分爲兩派：一派用生物學法則加以解釋爲有機的比擬論；還有一派則將國家看做超乎個體之上而獨立存在的有機體。後一種有機體不容易舉例參證，只可想像。

關於地緣政治學的資料，歐洲各國頗爲豐贍，但不及中國。中國遠在春秋時代此項理論即非常蓬勃。細心專檢歷代史籍更可左右逢源。莊子說：「國其可廢乎？」漢武帝說：「將軍者，國之爪牙也。」揚雄說：「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尋味其言，可知皆在指示後人以探求此種學科真理之途徑。

如何立國原係一門深遠學問，事關國計民生，不能徒托空言。研究政治如只讀歷史，知其本末，仍覺一無所有。梁啓超曾謂歷史只給我們時間上的觀念。大地不同之環境應該着意去了解。錯綜的政治問題受地面物質條件影響極大，使之不得不然。人定勝天乃一種鼓勵上進之語，並非定律。法國戈勃勒頗以一般評論政治而忽略自然環境爲憾；並舉中國畫法作證，以爲中國圖畫中的人物花卉多不着地，飄飄然成凌虛勢。戈勃勒精明國際政治，缺乏藝術修養，把政治與藝術混爲一談，自不恰當。惟其見解亦耐人聯想。

地緣政治學主要任務在推究人類活動，同時把自然環境的因素加入分析說明，設法聯絡起來，補上從前所遺留下來的漏洞。地緣政治學專題著作各國出版甚多，可說汗牛充棟；但通論不及十種。本書體裁重

例證及圖解，與德國亨尼舒第一種著作（第二版）原著相埒，與其第二種有別。亨尼舒第二種係與其友人合編叫做「地緣政治學入門」，已有日文譯本及中文重譯本。

本書乃就二十多年來所蒐集的資料加以抽選而成；理論方面精力於亨尼舒者最多，卻蘭及戈勃勒次之，布留諾又次之。雖有關世界政治，立論仍以東亞為主，惟中國方面缺乏者則徵引外國史例。抗戰初期應商務印書館（張天澤先生）之約，已草擬一小部分，故地圖中地名多仍舊未改。插畫若干幅均本書作者自製，甚少藝術色彩，僅求達意而已。

本書依各國通例不附外文，主要人名地名多有註釋；其他無關宏旨者從略，以便讀者之參考。

地緣政治學之譯名乃隨地緣社會一詞而來的，事前曾經考慮過，並非杜撰。現在地緣經濟、地緣法律、地緣醫學已次第被採用。雖然德文的「政治」一詞可作政策或政略解，但此處地緣政治學所研究的對象絕對是政治。美國克勒西教授（現任美國地理學會會長）於十年前忽創地緣戰略一詞，內容不詳，徒亂人意罷了。

〔附識〕本書所插之圖其有不在正文之內者，多因一圖而兼兩用或臨時加入，不得不如此編排，尙祈讀者諒之。

地緣政治學

——國家有機體及其興亡盛衰之研究——

總目

第一章 緒論

第二章 國家像有機的生物

第三章 國家形成之地緣政治的因素

第四章 國家的生長趨勢與國家的邊疆

第五章 國力的消長

第六章 國家的政治核心：首都

第七章 人口與國家

第八章 國家間政治的磨擦

第九章 繁殖的政治本能（殖民政策）

第十章 國際化實施

第十一章 種族國民與人民

地緣政治學(一)

——國家有機體及其興亡盛衰之研究——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地緣政治學的簡史——地緣政治學與政治地理學的差異

第二章 國家像有機的生物

國家之興亡——國家擴充的地帶——最古國家與地理基礎——地中海為海邦的創始者——古代歐洲政治生活之極端的對立——今昔國家形式的比較

第三章 國家形成之地緣政治的因素

土地的性質——動物與植物的影響——氣候的影響——地面形不同之影響——土地對於民族性格的影響——交通情形的影響——地望——海洋為地緣政治的因素

第四章 國家的生長趨勢與國家的邊疆

七九

國家的面積分類——疆界——界牆——天然疆界——數學的疆界——人種的疆界——戰略的疆界——經濟的疆界

第五章 國力的消長

一三

政治勢力、勢力線、勢力尖端、與勢力範圍——得隴望蜀的定律——晉亡幽寒的原則——國家的半身不遂：偏安——交換與取償——國內的拓殖——「非魏并秦即秦并魏」——曾紀澤主義

第六章 國家的政治核心：首都

一四

陸國的首都——海邦的首都——國都位置的不當——殖民國的首都——現代國家都城位置之兩重性質

地緣政治學(二)

——國家有機體及其興亡盛衰之研究——

目次

第七章 人口與國家……………一五

馬爾薩斯主義與民族的移徙——移出與移入——世界人口的增加

第八章 國家間政治的磨擦……………一六

鄰國與壓力商——環形發展及其它——狼顧的心理——犄角之勢——大包圍——分勢與均勢

——下莊子政策——顛脫與緩衝國——共管區

第九章 繁殖的政治本能(殖民政策)……………二二

中世紀以前之殖民地——現代的拓殖——殖民地政治騰地帶——殖民地的成年——殖民地的空間——列強權力的國家——傀儡國——等於買賣的友好條約——把獨立國家當殖民地看待——托管制度——中國封國制度——無立錐地之民族——殖民地的壽命

第十章 國際化實施

陸地——海洋——大海峽——內河——洲際的競爭——洲際的感覺——現代經濟生活中的國際糾纏——經濟的門羅主義

第十一章 種族國民與人民

種族的純潔與混雜——由部落到國家——國家的特點——國民與人民——國民問題之能容忍與不能容忍——國民感覺的由來——少數民族與民族之被壓迫——人民自決權利——民族意識的必要——沒有人民的國家與沒有國家的人民——國家解體之因素——民族一致的利弊

地緣政治學

——國家有機體及其興亡盛衰之研究——

第一章 緒論

一、地緣政治學的簡史

「地緣政治學乃科學智識的大樹之新枝。」它把國家認爲一個有機體，並認爲一切環境因素會影響其組織與生長。

國家初具雛形便有安全要求的感覺：易三三習坎：「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可見約在四千年以前地緣政治的思想已萌芽於中國，不但當時已知道地形之險，且已略知天空之險！周幽王三年（西元前七七六年）涇、渭、洛三道的河流都枯竭了，伯陽父說：「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後來果然周室衰替非東遷不可了。春秋戰國時代，因政治的發展，蹕形閱勢者更爲普遍。楚屈完會對齊侯說：「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山名

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魏武侯游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歐洲方面也有同樣的思想，但發展較遲。希臘柏拉圖說明國家問題，頗多涉及近代地緣政治學的理論。他說：「從前疆土能够供給人民（食住），現在變得大小而感不足……因此我們將要從鄰國處割些土地過來。」這可和梁惠王對孟子所言對照。梁惠王說：「……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秦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焉矣！鄰國之民不減少，寡人之民不增加，何也？」梁惠王領域內人口沒有加多，無須從鄰國占取土地，但他「西喪地於秦七八里」，所以對於鄰國情形也還十分關懷。

柏拉圖門生亞理斯多德對於哲學甚有貢獻，常就所蒐集材料加以分類，去追求基本原理。他的言論亦多具現代地緣政治學的眞詮。其所著政治學中，曾云：「克里特島所處地位可能控制希臘」，因爲該島在愛琴海之前，而此海的沿岸都是希臘人民居住着。中國沿海一帶開發最早的是山東半島。史記稱：「太公望封於營邱，地瀋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繼至而輻湊。」中國嶺表的海南島，漢代即設郡治叫做珠崖；後來因賈捐之提議決予罷棄；吳復置；晉又廢棄；因此中國政治勢力向南海發展機會爲之梗斷而大見遲延了。

賈捐之（註）不知道海洋的重要，以之參預國政真是誤事，不過由此亦可見當時中國實力的有限。

（註）漢武帝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廣居袤可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

「自設郡以後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元帝欲發兵擊之，賈捐之主張放棄。他的理想中國國界要像殷周一樣，「東不過江黃，南不過蠻荆……」。

賈捐之的曾祖便是賈誼。賈誼對於國家構造頗有獨特見地，他上書漢文帝說：「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若制從。」却富有現代地緣政治學的理想。

地緣政治學的理论中心乃把國家看做有機體。關於此種見識，中國方面史料燦然可觀。漢初燕人中行說被迫去護送一位公主去匈奴，因而投降於單于。中行說會對漢使說了許多話，他謂：「匈奴隨時轉移：一國之政猶一身也。」唐代褚遂良「博涉文史」，為魏徵賞識的人物，他曾說過：「天下（天下乃中國之義）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睿宗年間，司馬承祿也說：「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私，則天下理矣。」像這樣的例證很多，幾乎俯拾即是。太越史略云：宋太宗與國元年封了氏為安南郡王，其後了氏自稱大勝明皇帝。宋聞了氏稱帝致書責之。書曰：「中夏之於蠻貉，猶人之有四肢也。苟心腹未安，四體庸能治乎？蕞爾交洲遠在天末……為我小患，俾我為絕跡斷節之計，用屠爾國，悔其焉追？」

這裏描寫國家形態十分靈活。中世紀歐洲方面亦開始作此想法。教皇格利格利第二寫給土耳其皇帝的封信可以為證。教皇把國家擬作人身，把宗教擬為國內的靈魂。

人身會受外界影響，國家同樣地也會受外界的影響。孫子杜牧註：「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在夜色

蒼茫裏，國家的治安比較白天往往緊張，敵人突襲多在深夜。古代設官，嚴夜禁（周禮）。唐代京城街衢有執金吾，以禁夜行。劉歆曰：「晝象中國，夜象夷狄」（漢書）；揚雄說：「中於天地者爲中國」，以中國爲光明。可見昏曉之中的國家，治亂常有不同。至於氣候寒熱之懸殊對國家生活更有影響。嚴寒和酷暑的地方不易立國。「交趾自漢入爲郡縣，與番禺桂林同歸中國」，後來放棄越南，輒藉口於瘴癘蠻夷，與天氣炎熱。元代遣兵征緬甸，征安南等等，都以「天熱還師」。北方塞帶積雪堅冰，人類亦不能自由動作，常有「墮指裂膚」之苦。漢擊匈奴，雖然得了陰山，偏野枕骸也是可怕的現象。唐初高昌國王麴文泰拒絕朝貢，以爲其國「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寒暑都走極端，相信唐兵必不能至，乃不爲之備。後來唐兵突然開來，高昌國也就被毀滅了。

國家爲有機體，對於天然環境不能毫無感覺，實際受其拘束，正與一般生物相似。環境情形可以決定國家的機構，有時表現健康，有時亦沾染疾病而轉變頹唐。大亂之後的國家頗像會得疾病而新愈之人，受外患或內憂的國家亦似病人有不健康的徵兆。

唐太宗曾對侍臣們說：「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倘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這說法新穎，很可引人向有機國家的理論方面推想。南宋偏安時代，北方外患壓力最大，國勢危急。那時張浚企圖反攻陝西，剛好汪若海也重視這問題，他告訴張浚說：「天下者當山蛇（註）勢也，秦蜀爲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若以東南不能起天下之脊，將圖恢復，必在川陝。」當時朝野人士都認此爲深中肯綮

的言論。

（註）會稽常山有蛇，鱗之者中頭則尾至，中尾則頭至，中腰則首尾並至，名曰率然。（見神異經）中國多次為北方民族所侵入，一般人士以為北方強於南方，此中因素很多。但顧亭林獨持異議。他說：「漢高之起自沛，入秦自南陽析郟；光武起自南陽；宋武滅南燕自淮入泗，滅秦自汴入河；此皆古來以南伐北之明證。」後來太平天國的革命搖撼滿清鞏固的陣營。辛亥「光榮的革命」實現五族共和，也都是從南方發動的。所謂南北的爭論，無可疑的也屬於地緣政治學範圍之內的課題。

現代史地學家中，德國方面有兩人被認為是地緣政治學發展的前驅：一為李特爾，一為藍克。前者早就採用大地的個體——一個嶄新名詞，於其論著之中。後者撰作一篇著名的論文，叫做「強國」，他更明顯地說明關於歷史與政治的關係及其不同之處。下面所引的是他對地緣政治學性質的完善說明：

「……國家生命的繼續正像人類。人類相繼死亡或因年齡老大而逝世；國家則常比個人易享單調的高齡。」（頁二八五）「凡讀威尼斯的歷史好像眼看一個人在各時代中生活的過程。」（頁二八六）

「政治經濟學表示一國的四肢如何彼此連繫起來，並把它的靜動脈安置在我們眼前，呼吸與血液所在，可以告訴我們國家的身體應該如何保重，不健康應該如何醫治與防止。」（頁二九〇）

這最後一段的論點與唐太宗的見地先後參證，實包含地緣政治學所企圖創製為一完整有價值科學想法之特徵。

歐洲方面浪漫派的文藝會過分描寫大地環境與人類之關係。他們此種思想可追溯到文藝復興時代。他們以爲人類生活會受星（註）的影響，爲什麼不受地的影響呢？三數百年來不斷努力測量、探險，才把地學充實，而地緣政治的思想也跟着發生了。威廉彼理爵士所著「愛爾蘭之政治解剖學」乃一傑作，此外便是史家脫利茨基和孟森：前者把國家看做「活的人性」，後者對於羅馬國家的性質有相類的指陳。

（註）星與政治有甚麼關係？孔子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中國古代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鄭康成以爲「九州諸國之封域，於星有分。」「吳地斗分野也，今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吳分也。」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台灣屬於福建時，台灣府志稱：「禹貢揚州之域，天文牛女分野」，而非斗之分野。如此，婆羅洲屬於中國則上應那一個列宿之位呢？其說不能自圓，只限制中國疆宇之自由發展罷了。中國自古以爲星與政治有關係，與泰西情形頗相似。

地理學家黎次霍芬在他晚集中曾迭次表示強烈的地緣政治學的意義。一九〇四年所著「海洋與海洋的科學」一文中曾強調他的信念。黎次霍芬著「一般居住與交通的地理」裏邊更有不少地緣政治學要點交織着。他也有獨出心裁之處，例如「適應航海生活，統一意志以成爲有組織的國家，既有權力而且重要」，藉此以爲爭取政治權力的優勢因素。他又創立民族移轉的原則：「沙漠、草原、森林、與沼澤有與山岳